

艾薇的春天

陆樱



吉林人民出版社



艾薇的春天

AIWEI DE CHUNTIAN

陆
樱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薇的春天 / 陆樱著.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206-14137-9

I. ①艾… II. ①陆…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2773号

艾薇的春天

著 者:陆 樱

责任编辑:陆 雨

封面设计:君阅书装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33

印 刷: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 / 32

印 张:5

字 数:12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4137-9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艾薇的春天——序言

姜琍敏

有机会回望过去，是一种愉悦。

有机会沐浴春风，观枝头花放，更是一种愉悦。

读着陆樱的小说集，便让我生出一种回望新春的愉悦。

第一次读她的小说，是我在《雨花》任上的时候。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作者呈现在眼前的作品，仿佛是一朵蓦然绽放的鲜花。我从她的《一抹阳光》中感受到了陆樱在字里行间透射出来的灵性之光。从她不疾不徐娓娓多姿的叙述中，从她大气优雅、颇为艺术的构思中，我感受到了她传递给我的一种潜在力量。多年编辑的经验告诉我，这个作者有文学特质。她对生活、对人物及其心理，既有女性作家特有的灵敏嗅觉和表现力，更有一种对人生的悲悯和对社会的人文情怀。这是比那篇作品本身更珍贵的。如果说《一抹阳光》是一颗沾着清亮雨滴的花骨朵，这个作者更像是一棵沐浴着春风的樱树，早晚会满树飞花。

记得我把《一抹阳光》发在了《雨花》的头条。

此后不久，我又刊发了她的《花开半夏》。

如今看到仅仅4年后，陆樱便拿出了《艾薇的春天》这部丰满的小说集。我自然心生欣慰，也并不感到惊讶。这是某种必然的结果。

陆樱的小说不是那种逃避现实，脱离生活的所谓空灵之作。更不是那种刻意模仿以至于到头来也脱不开名家窠臼的跟风之作——想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之类的名句，曾经化而为多少大作的“经典开篇”呵！连马尔克斯自己也深为困惑地说：“我在写那句话的时候，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这句话从哪儿来，将往哪儿去？”——陆樱善于捕捉变革时代在人们心灵上的投影，以此去折射整个社会生活的时代氛围和灵魂悸动。《花开半夏》就敏锐地描写了人伦丧失和金钱至上的转型时代，某种现实对俞大妈儿子这类青年人的毒惑，和对亦慧人格及情感无可挽回的戕害及其艰难的自我救赎。“多年前，有个女学生，在晚自习回家的路上不幸地被人野蛮地强暴了……曾经的天真烂漫没有了，少女怀春的矜持也失却了，取而代之的是灰暗的天空和阴影笼罩下的封闭生活……后来，她在养老院做义工期间认识了一位老妈妈，那位老妈妈也生活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唯一相依为命的儿子在监狱服刑期间因故而亡。为了暂时隐瞒老妈妈儿子死亡的消息，做义工的女孩决定以儿子的名义给老妈妈写信……女孩也在宽容和理解中学会了放弃仇恨和伤痛，在爱的生活里

成长。”

说到马尔克思，我记得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不得不给年轻作家一点忠告，我会说，去写他身上遭遇过的东西吧。”

如果不是狭义地理解的话，我以为马尔克思并不是在排斥作家应有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而是在强调要多采撷自己最熟悉的、有生活基础的、有切实体验的现实阅历。我觉得陆樱就是这么一个作品中有“我”也擅长观察、表现熟悉的人和生活的作家。这从她描写的主角几乎都是女性也可看出。无疑因为她自己是善于体贴和推己及人的女性，也关注和洞察那些同性的心理幽微。在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无不是一朵朵“独自绽放”（其小说中人语）的花朵，却又各有各的“姿色”，各有各的辛酸、憧憬与坎坷。她们有的幻想锁住男人，结果自己成了男人和命运的弃儿（《锁》）；有的幻想飞出家庭生活的桎梏，最终还是逃不脱笼中鸟的结局（《世界那么大》）；有的幻想着“安居乐业”，企图以儿子的成才取代梦想中的“大房子”，结果却发现儿子也“我想有个家”（《长夜飞逝或一扇看得见阳光的窗户》）；有的执着于伟大的母爱，宁可牺牲自己的尘世幸福；结果只能向宗教去寻求寄慰（《一抹阳光》）……可贵的是，陆樱并非“零度写作”，更非隔岸观火，而是对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倾注以欣赏、理解、同情与悲悯，宛如她们的心理分析师和人生吁求的代言人。

是的，陆樱相当擅长对人物的心理把握与展示。同时也很

精于对作品的整体构思。所谓“凤头、猪肚、豹尾”吧，她的作品往往有一个升华主题的、有力的结尾。即总有一些多少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东西揪扯我们一把，让我们掩卷沉吟。这无疑强化了整个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陆樱在某次创作会议上发言时说：“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都不一样。在我看来，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

诚然。陆樱长于表现平庸生活中的美和人们心灵深处的落差、祈愿和挣扎，甚至是剧烈或令人窒息的冲突。故我读陆樱的小说，常觉得有点像她安静而内秀的性格一样，表面上像一条风光明丽的小河在静静地流去，结果却发现水光下自有波澜起伏，甚至是惊心动魄的旋涡与浊流。而总体而言，我觉得陆樱的作品呈现出一种颇具美感的特色。其风格有点像她笔下的“草庐明堂”之气韵：

“这是一个蕴涵了中国传统文化意味隽永的自然格局。它不是开放式的花园。也不像雕琢过多，累加了过于精致的人工景观的传统庭院，不是。它就那么不显山不露水地张扬，花儿没有雅趣的紫砂盆，草儿率性着落地生根。它们散漫而自如，一切蓬勃的生命自由生长。也就是说，佩茹在这儿复原了一个充满野趣的几乎不需要人工修缮和后期养护的自然生态……”

听说，陆樱现又根据自己熟稔的教学生活开始创作长篇儿童文学《毕业歌》，并获得省作协首届《托起梦想的翅膀》儿童文学重点项目扶持。这么说，携着《艾薇的春天》的陆樱，也迎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小阳春。

没错，春天还只是萌动和开花的季节。

但是花枝烂漫也足可观啊。何况，莺飞草长、果实初孕的春天到了，硕果累累的秋天还会远吗？

2016 年 12 月 1 日

C 目录
Contents

花开半夏	1
独自上路	20
一抹阳光	30
长夜飞逝或一扇看得见阳光的窗户	49
世界那么大	66
艾薇的春天	84
佩茹的自选动作	102
锁	127

花开半夏

一

室内的装修显然已经有些陈旧了，雪白的墙面出现斑驳。卧室里的地板，踩上去，偶尔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除此以外，床单、被套、窗帘，甚至书桌，都是崭新的，一点没有肮脏、落拓的痕迹。不久前，亦慧把房间里自认为碍眼的陈设都替换掉了，她有些固执。母亲因此觉得心疼，把亦慧扔掉的物品收拢，留着。那些东西，虽然陈旧却保留了旧时生活的气息、味道。即便是废物，生活痕迹却无法使人对它漠然视之。她嫌女儿浪费，说她没感情，不懂得珍惜。亦慧却不理会。那些带有回忆的，怀旧痕迹的东西，她甚至不愿意多看一眼。

昨夜，亦慧睡得很少。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很久。白天，在学校里给学生上课，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可是那漫长的黑夜

到来时，她就陷入了恐慌，难以平静地入睡。床头柜上放了一叠书和淘来的碟片。可是，这都不是她打发漫漫长夜的方式。如果什么也不做，她会怀疑自己有轻微的妄想症。她的思绪很乱，白天与黑夜，成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她胜任工作上的一切琐事，可是面对自己，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思绪便由不得她控制。她甚至不敢照镜子。她把房间里的落地镜搬走，脑海里的画面，像深夜的海。她的眼前，一个又一个滔天的浪汹涌而来。她只有不断地后退，再后退。前方，是无边的黑暗。她渴望安然入睡，梦境里也在期盼着黎明的曙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的刹那。

此刻，她把回忆撇得远远的。没有回忆，仿佛就轻松了。她不想看见自己孤独的影子。闲暇之余，她找事做。只有忙碌的工作才能使她有片刻的安宁。于是，她成了养老院的一名义工。在那里，那些孤寡老人，一样渴望着阳光与温暖。白天，亦慧像是一个发光体，忙里忙外，给老人们端茶倒水。她需要一种时间上的充盈。当然，做了义工后的亦慧，睡眠也明显改善，梦里的黑暗时光也渐渐地少了。

至于那些老人，除了给他们生活上的帮助，她也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信。拧开台灯，拉上窗帘，她沉浸在感性的文字世界里。那些话语，通常说给一些孤独的心灵听。他们失去了亲情、友情、爱情，甚至健康。搁笔的时候，或是寄信的瞬间，她觉得踏实、安详，黑夜也充满温情。

母亲的眼神有些怪异。年岁渐渐地大了，头上依稀长出了白发。她显得啰唆。反复来，反复去，往往重复着一句话，这

个年龄该结婚了。亦慧逃避。她很久没有想过结婚的事情了，这种美好的期待只在青春年少时幻想过，毕业工作后，她没有和异性认认真真相处过，更别说恋爱了。异性，也如同黑夜，令她无法安然面对。她只想一个人平静地生活。母亲呢，只要和亦慧待在一起，就试着劝说。

“不要怪妈妈啰唆，看看你的朋友们，都已经结婚生子了。你一点都不着急？”

“妈妈，我很好。”

亦慧将近三十，有一份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却一直没有男朋友，这令母亲大惑。更要命的是，女儿对婚姻几乎毫无概念。久而久之，朋友们也懒得关心了。

女儿的婚事不关心？母亲做不到。她要竭力说服女儿。

“亦慧，听妈妈的话，你已经不是小孩了。女大当嫁，这是头等大事。”母亲语重心长，几乎是在央求。

“妈妈，我的生活，我心中有数。”

亦慧轻描淡写。她径直朝卧室走去，“嘭”地关上门。母亲则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卧室里传来了交响乐，分贝很高。母女俩在音乐声中各自沉默。

母亲总喜欢拿亦慧与别人作比较。比如，同事的女儿已经生了孩子，做外婆了，每天都忙着带孩子。她内心羡慕又着急。亦慧觉得有些对不住母亲，但她又不能勉强自己。每次母亲说的时候，她都耐心地听，听完后安慰母亲，告诉她，婚姻要看缘分的。

缘分。缘分又在哪里呢？事实上，她内心里并不那么渴望

缘分。异性的热烈追求令她不安，甚至也会有些紧张。在家里，有时隔着门，偶尔听到父母絮絮叨叨，对女儿充满抱怨的声音，她也会觉得恍惚，不免有些忧虑，在家里坐立不安，仿佛父母期盼、埋怨的眼神一直在盯着她。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亲人的议论、私语给她带来了压抑的感觉。她不能逃避，但可以选择短暂地离开。她放松自己的方式是不停地走，偶尔累了坐下来，然后继续走，出一身汗，回家洗个澡，似乎能让内心平静一些。她经常走到公园，绕着竹林慢跑三圈，然后坐在石凳上，傻傻地望着湖面，发呆。她觉得自在。湖里的荷花开得正艳，清风拂过，香气弥漫开来了。可惜，有几朵已不知被谁摘了去，只剩下枝干孤零零地立在水中。她拿出手机，拍下了那光秃秃的枝干，突然又心疼起这些花来，同样的生命，却不同于其他的花朵，花开半夏，甚至不能被赏花人看见。有情侣走到荷花池边，让亦慧帮忙拍合影。她拿相机的手直颤抖，脑海里全是被折断的花朵。“咔嚓”一声，合影中的情侣面目模糊，像煞是折断了的花朵。

周末、节假日，那些空闲的时间，她就有种莫名空虚的无聊。她仿佛站在荒野上，而那大把的时间像是一只猛兽，吞噬着她。她觉得自己像一幅拼图，可是那些小方块全都丢失了，不知道该如何填补空白。在养老院做义工之后，她才感觉到自如、舒心。终于可以抵御时间带来的空虚了，每一个动作仿佛都是在完成她的拼图。她想到了第一次去养老院的情景。推开门，穿过一条狭长的过道，两边都是房间。有些门开着，老人在床上坐着休憩。也有的坐在桌边的木凳上听收音机。有些半

身不遂，类似植物人，安详地躺着。他们多半行动迟缓，甚至已经走不动路了，需要坐在轮椅上。在他们面前，亦慧突然变成了一个强者，带着光芒，照进灰暗阴霾的角落。从一开始的自我排解到慢慢地享受，老人们的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以及离开时的恋恋不舍，都让她冰冷的内心有了被温暖灼热的感动。那种温暖，她许久不敢奢求。

二

亦慧的身影忙碌地穿梭在老人们的房间。洗衣服，端茶，倒水，梳头，洗脚，有时也坐下陪他们看电视，拉家常。仿佛是心灵的相互依偎，在养老院里的工作也给她带来了一份宁静和恬淡。

一天，亦慧接到养老院院长的电话。——风风火火地赶到院长办公室。方院长向亦慧简单说明了情况：有位老人下周要到养老院来。中风，失去了自理生活的能力，不仅如此，老人几乎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她唯一的儿子获罪入狱后，又因一次意外死在了狱中。方院长希望亦慧能对老人进行一对一的专门服务，并且把她儿子死亡的事实隐瞒下来。亦慧对这位素未谋面的老人有了同情之心，但她没有立即作出答复。方院长见她有些犹豫，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他对亦慧说，“如果为难的话我另外找人。”“没有关系！”亦慧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应承了下来，接受这个安排。

老人进养老院那天，亦慧早早地就在房间里等候了。她把干净的枕头、崭新的被子拿出去晒了太阳，热水瓶灌满了水，地板也重新扫净并拖了一遍。老人是被背进房间的，她歪着头靠在护工的背上，手臂耷拉着垂下来，手背上青筋毕现，脸上尽是褶皱。她的头发蓬乱，右侧刘海处夹了一个黑色发夹，仔细看那发夹已露出黄色的锈迹。头发上的油腻被分成一块一块，给人呆滞、凝固的感觉，显然是好久没洗过了。护工将她放到床上的时候，亦慧过去帮忙。老人眼眶凹陷，眼神呆滞，仿佛没有注意到亦慧的存在。她端了一盆水，帮老人简单擦洗，换上养老院的衣服。老人一动不动地躺着，没有话，亦慧不能确定她是否还能说话。

老人姓俞，大家叫她“俞大妈”。亦慧每次来，都试着与她说话。可是几天过去，她依然不言不语。躺在床上，她不是漠然地对着天花板，就是对着身体右侧的墙，全然一副消极抗拒的模样。亦慧帮她洗头，也不肯配合，头发上泛起异味，看上去黏乎乎的，老人全然不管。亦慧觉得老人的内心状若枯枝。像是在放弃，却又像挣扎着等待复苏。只是，她什么都不愿诉说。

亦慧再度想起方院长说过的她儿子的事情，思虑再三，决定以儿子的名义给老人写信。

写信，对亦慧来说，再熟悉不过，这差不多成为她的日常生活方式的一种。她给很多孤寡老人、地震灾区的孩子写过信。那些信，打发了她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夜。可是现在，当她拿起笔，展开信纸，以一个大逆不道的刑事犯的口吻给母亲写信。

她仿佛成了一个虚构者，开始杜撰无数善意的谎言。起初，她拿笔的手指有些颤抖，字迹歪歪斜斜的。第一次给老人写信，她重写了好几遍，她无法将自己想象成一个罪犯的儿子，还要去充满孝心地关心他的母亲。但每次想到老人瘦弱不堪地躺在床上，生命只剩下最后的挣扎，却又不甘心的样子，不禁又动容起来。那个孤单的身子让她觉得可怜，有什么事能让一个活着的人彻底失去勇气。而这个俞大妈，情愿慢慢地等死，也不肯相信奇迹。亦慧发誓帮她，无论这是一个多么卑微的生命。她在信纸上虚构。作为一个儿子，他有多少话要对母亲诉说。他忏悔，他决心改过，总之，他要从头再来，要给母亲活下去的希望。

亦慧将信纸叠好，放入信封。她将信捏在手里，沉甸甸的，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封。她希望信中每一句迟到的问候，都能消解俞大妈心中的块垒。

信寄出了。亦慧松了一口气。再次见到俞大妈的时候，她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至少，从她落笔的那天起，她的心中多了另外一份期盼。从此，她开始有更多的话要对俞大妈说。终于有一天，她等到了那封信。那个白色的信封轻盈地从另外一双手里递过来，她匆忙地去接。几乎是迫不及待，但又表现得特别从容。

“大妈，有您的信，好像是您儿子写来的。”亦慧连着说了两遍，俞大妈才将头扭转过来，她惊讶地问：“小飞真的给我写信了？”亦慧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眼前的俞大妈确实说出了长久以来的第一句话。因为中风，她变得口齿不清，声

音有些颤抖，但不管如何，她开始表达了。即便是猜，亦慧也要知道她想说什么。

“小飞真的给我写信了？”俞大妈把那后面几个字的音调拖得高高的。

一封信，一个小飞，将俞大妈心中紧闭的门敞开了一条缝，她的世界随之出现了一点光亮。俞大妈躺在床上，凹陷的双眼盯着亦慧，迫切地想听她继续往下读信。亦慧一字一字地读，这些内容她再熟稔不过，她真正关心的是俞大妈的反应。略微有些耳聋的俞大妈恨不得把耳朵凑到亦慧的身边，她要听清楚儿子说的每一句话。她感动，又有些怨恨。眼泪随着朗读的声音一滴一滴落了下来。她那凹陷的双眼瞬间有了神采。那个叫小飞的儿子，仿佛就是一堵墙，高高地矗立在俞大妈的心里，此刻，它终于“轰”地倒塌了。伴随着眼泪，啜泣声，她喃喃咕咕地说着什么，除了“小飞”两个字，其他的内容亦慧一点也听不清。亦慧坐在一旁，也忍不住掉眼泪。她理解这个老人，她心里的弦已经不能再紧绷了。看到俞大妈的样子，亦慧仿佛看到了自己，那种自我封闭的生活，让她不寒而栗。恐惧，会将一个人的灵魂慢慢侵蚀，然后，是妄想，她会看到一切根本不存在的恐怖画面，它们扰乱着她的正常生活，使之变得混乱不堪。

俞大妈停止了哭泣。眼泪滑落到枕边，枕巾湿了。亦慧拿毛巾的时候，看见俞大妈仰脸，给了她一个微笑。尽管笑得有些紧张，但那是长期不笑的缘故。那种笑，像暗夜里绽放的花朵，不那么明朗，却用尽了力气。